

教科書多元文化內涵之分析研究—— 以馬來西亞小一華文版健體教科書為例

孫瑜、林炳洲、王子華*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本研究從性別平衡、族群多元和融合教育三個面向，以內容分析檢視馬來西亞《一年級體育與健康教育》的多元文化內涵，給予教科書編寫省思和建議。研究發現，教科書在整體編寫上有意維持性別圖像在呈現比例上的平衡，與體育運動有關的圖像並無呈現性別的刻板印象，但與健康知識相關的圖像則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別暗示；教科書基本再現了馬來西亞多元族群的社會現實，並在族群圖像呈現比例上突顯非主流族群在多元社會的地位，但族群內容仍有可討論的空間；而有關身心障礙學生圖像出現的次數不多且內容不夠豐富，但卻是融合教育切實落實的一個良好示範。本研究建議，應立基於以維繫族群間和諧發展的多元文化觀點來呈現多元族群的樣貌，不應過多強化主流族群的思想意識；其次，建基於身心障礙學生應與普通學生一樣受同等對待這樣正確的融合教育理念，才能用來指導現實教學；最後，應從圖像呈現比例和內容上打破性別的刻板印象，從平權的角度編寫有關多元文化的性別圖像。

關鍵詞：多元文化；健體教科書；教科書分析

緒論

全球化日益加劇帶來了多元文化教育熱潮的興起，文化多樣性和個人身分的混雜必然會引發重新構建公民教育理念的要求，這是新背景下公民教育的體現。多元文化視角在教學過程中可以透過多種形式來呈現，而教科書屬重要的知識和理念載體，能較完整和系統地體現這一視角。教科書的影響力可以大致分為知識層面和意識形態層面：前者意指教師所需傳遞給學生必須學會構建的知識體系，而後者則指隱藏在文字、圖片等背後，雖非直接呈現知識內容但潛在傳遞着社會主流價值的信息（熊同

* 通訊作者：王子華（tzuhawang@gmail.com）

鑫，2013）。自推動多元文化教育以來，其內涵多元混雜，理論間互相架構，又缺乏概念檢視，國家（地區）間、學校內以各自方式實踐多元文化教育。因此，目前對於多元文化教育的意涵並沒有一致定論，究其本質是希望透過了解和認識不同群體的文化特質及文化內涵，培養學生的多元文化意識，消除各種偏見和歧視，令學生享有公平平等的學習機會，從而促進社會各群體間關係的和諧發展（劉美慧，2012）。由此可見，教科書文本是否能全然客觀體現後現代社會多元文化的精神和內涵、肯定文化差異、追求社會公平正義，需要批判性地檢視。

馬來西亞現已確定的社會現實情形是：具有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和價值體系的各種族生活在一起。據相關數據顯示，居住在馬來半島近 3,260 萬（2019 年）人口中，69.3% 是馬來人，23% 是華人，印度人和其他種族分別佔比 6.9% 和 1%，馬來西亞是該地區最微妙平衡的多種族社會之一（Bernama, 2019）。相應地，良好的教育必須反映多樣性，並鼓勵人們理解各種文化和生活方式。在此背景下，該國教育趨向於考慮與多元文化相關的問題，以回應處理單一文化的教育，而檢視教科書的多元文化內容，將有助於多元文化教育的省思。

最初引入多元文化教育時主要以族群議題為主，之後性別、社會階層、特殊教育等概念才陸續受到關注，隨後才進入批判反思的課程意識形態探討（劉美慧，2012）。受限於傳統觀念，東方社會長期處於男尊女卑的社會狀態，各學科納入教科書的性別比例在起始點上即有先天的偏頗，失去真實知識與事實存在的意義和價值（Cobern & Loving, 2001）。因此，於早期灌輸兒童正確的觀念並培育其同理心，以免受社會的刻板印象和偏見影響尤為重要。相較於其他學科知識內容，健體教科書呈現的體育運動項目和健康知識多聚焦於社會日常生活領域，更能映射出社會現實的樣貌。因此，本研究以馬來西亞華文版《一年級體育與健康教育》（下稱小一健體教科書）為例，希望透過教科書內容分析，檢視其反映的多元文化內涵。教科書多元文化內涵的分析是基於 Banks（2013）的族群、性別、國家、階級、宗教和特殊性（身心障礙、資賦優異、低成就學生）六大多元文化議題為分析類目。然而，本研究採用的小一健體教科書所涵蓋的信息面向，會因所屬學科和適用的學生年齡而受到限制。基於此，本研究以性別、族群多樣性和身心障礙學生融合教育三個面向為分析檢核單位，探討馬來西亞華文版小一健體教科書所反映的多元文化內涵。

文獻探討

多元文化教育

對於多元文化教育的界定，其關鍵在於「文化」二字。由於每個人都生活於文化之中，且文化本身又是兼具複雜信念和行為的系統，因而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應當

致力於令不同族群的人能和諧共存於世界中 (Sleeter & Grant, 2008)。為實現此目標，主張學生應不論性別、社會階級、族群、宗教等因素獲得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學校還必須補充學生的文化經驗，由對他們自己文化的認識理解移情到對其他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促使學生發展成兼具多元視角的社會參與者 (Banks, 2018)。現代社會是一個多元異質的社會，意味單一的認同不再符合個人或群體多元的需求，因而處於該環境下的公民必須接受差異的認同。教育的宗旨一方面要使少數族群的獨特文化和價值得以展現並延續，另一方面要緩和各族群間的矛盾，從而透過多元文化教育形成一個和平互助的多元社會 (何曉芳, 2005)。

始於 20 世紀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期美國民權運動的多元文化教育，最初是以幫助諸如黑人等少數族群爭取平等受教育的權利，其後拓展至為一些邊緣化的群體，主要包括女性、同性戀者、身心障礙人士和社會底層公民爭取平等受教育權利 (陳炫任、曾大千, 2011)。20 世紀 80 年代，美國多元文化進入到擴大發展的階段，全美各州於 80 年代末均已建立多元文化教育計劃，其教育理念是幫助學生有機會去理解並尊重那些與社會中存在文化差異性和多元文化主義有關的問題；除此之外，很多大學還為身心障礙學生提供專門的課程和設備，使他們能與普通學生一樣正常學習 (杜鋼, 2007)。90 年代末，隨著全球化加速發展，美國的多元文化教育開始跨越國家界限，嘗試將多元文化教育的價值理念和行動推廣方式運用到解決全球性問題上。這一時期的多元文化教育多了有關全球意識和國際理解的內容，亦體現出全球間的互動聯繫日趨緊密 (杜鋼, 2007)。從上述多元文化教育的演進歷程中不難發現，多元文化教育的推廣實則強調重視少數族群和邊緣化群體的教育平等權益。就族群、身心、性別和經濟等因素來考量，少數民族有族群人數的弱勢，身心障礙者有身心健全的不足，女性和同性戀者有性別的歧視，而社會底層公民如勞工階級則有經濟的弱勢，因而這類特定人群在多元文化教育的範疇裏被統一標籤為弱勢族群，希望經由教育普遍化的原則，提供所有人皆享有的平等教育機會 (王世英等, 2005)。

然而這種對教育平等權益的伸張並不同於學生在實際受教品質上獲得了真正公平合理的對待。社會雖屬多元族群，但在課程發展的走向上仍存在以主流文化為基礎的多元文化觀點，忽略或簡化弱勢族群的文化知識，造成弱勢族群文化不具價值的印象 (熊同鑫, 2013)。其次，多元文化教育主張為弱勢學生提供更多教育機會和教育資源，在實際教學上則傾向提供優勢團體的課程和教材，這可能成為社會再製的工具 (郭丁熒, 2005)。此外，受多元文化的刺激和影響，家長及人權團體開始推動令不同類別程度的身心障礙學生安置於普通班級中的「融合教育」，跟普通學生一同學習 (張蓓莉, 2009)。融合教育的理念是，身心障礙學生同為社會的一份子，理應與普通學生一樣受同等對待 (郭又方等, 2016)，將這一群體納入主流學校的教育將成為減少普通學生對他們疏離的第一步 (Cheng & Beigi, 2011)。儘管融合教育的理念

非常先進，世界各國和地區都在大力推動其發展，但在現階段的實施過程中，由於教師因工作量驟增而不願配合調整教學策略，學校行政方面又沒能提供相應的配套資源和經費等，身心障礙學生多處於「隨班觀課」的隨意安置狀態，或者主動或被動享有免修體育課的特權（尚憶薇、徐偉庭，2015）。融合教育繼美國民權運動傳出後，亦歷經了一段漫長的里程，然而這類學生的圖像在教育場景中仍不常見且代表性不足（林月仙，2006）。

至於社會中存在的性別偏見現象，社會通常根據不同性別分配角色、界定其在社會中的權力關係，決定對其保有何種態度、進行何種教學（Ali & Khan, 2012）。性別平等的主張是期許通過了解兩性在成長過程和社會發展上的平衡關係，最終建構良好的兩性平權和多元發展的社會。學校在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過程中，尤其在針對教科書性別呈現的方式上，女性常被排除在歷史和社會公共生活之外，多以家庭女性角色出現（Chang, 2007）。教科書是落實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良好載體，亦是改善上述社會弊端的直接通道，因此教科書所傳遞的內容持續受到關注和檢視。明智地使用教科書，有助於促進不同族群的理解和彼此間積極的互動，若用偏見、刻板印象或負面圖像來呈現其他族群，將無法實現多元共存和對話這一目標（Cheah, 2003）。

馬來西亞的多元文化教育旨在為各族群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同時建立團結的馬來西亞民族。馬來西亞的正規教育（formal education）涵蓋了各樣式的教學系統，其中以使用馬來語為教學語言的國民學校（national school）為主要教學體系。此外，還有以使用其他族群母語為教學語言的國民型（national-type）華語學校（Mandarin in Chinese school）和泰米爾文學校（Tamil in Indian school）（Ibrahim, 2007）。國民學校完全由政府資助，另外兩類學校則多由私人團體部分資助或完全資助，且這些學校有自己的行政系統和教育課程，但受教育部管理（Ibrahim, 2007）。這些不同類型學校的建立起初是因應英國殖民時期英國人對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不同的管理需要，而如今更像是各族群為了維繫自己本族文化的教育場所。自馬來西亞獨立後，政府試圖將教育系統國家化，呼籲在所有國家學校的教學和學習中全面使用馬來語（Brown, 2007）。這項政策遭到了華人和印度人的反對，他們因擔心失去自己與母語的聯繫以及自身文化特徵被削弱而多選擇在國民型學校就讀。為了在馬來西亞年輕一代中增進各民族間的溝通和交流，馬來西亞教育部在 2003 年提出宏願學校（Vision School）的理念：令華語小學、泰米爾小學和國小三個不同源流的學校使用共同的校園和學校設備上課（Ibrahim, 2007）。設立宏願學校的計劃，主張若人民要摒棄種族思維，就需要從小塑造文化相仿的學習環境。從小關注幼童的正確價值觀尤為重要，但其中攸關族群的思想灌輸卻難以執行，因為人們認為各族應該擁有屬於自己的學校。由此可見，不同的語言和文化歸屬是馬來西亞在實施多元文化教育上面臨的主要挑戰。

多元文化的健體教科書

因應多元文化教育的觀點，多元文化健體教科書在內容安排上，首先應顧及學校所處地域的文化特性和學生群體不同的族群歸屬，透過教科書呈現不同族群多元的體育文化，加深學生對本地域體育文化和周遭其他體育文化的認識和了解（徐雄傑等，2004）；就體育運動相關知識的呈現而言，應更多關注學生的身體（身心障礙學生）和性別差異，秉承以人性關懷的視角，摒除運動項目的性別偏見，通過適宜且多樣化的內容設計，幫助身心障礙學生能與普通學生一起參與體育活動（尚憶薇、徐偉庭，2015）。除此之外，健體教科書不應只是單純強調強身健體的傳統目標，從疾病預防到健康促進，從身心健康到人際互動都應屬它的範疇，這一領域應該是運動和健康概念的整合（毛振明，2004）。

教科書是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縮影，解讀教科書中的多元文化內涵其實是在分析書中圖像和文字等表徵所傳遞出來的信息。健體課程主要教的是運動技能，它最有效的傳授途徑就是教師手把手地教和學生不斷的模仿，然後再結合分組練習，團隊（遊戲）競賽等活動模式在室外開展（陸秀雲、汪曉贊，2011）。課程雖然都有知識方面的內容，但僅靠描述性的文字來理解動作要領比較困難，尤其對小學低年級學生，他們可能更需要教師示範和藉助圖解，幫助理解並記憶知識和原理（毛振明，2004）。因此，除有關運動項目內容的介紹有較長的文字敘述外，圖片在健體教科書中的比例遠高於文字等其他表徵（陳永宏，2001）。教科書的編纂工作是根據各國教育部提出的課程標準開放由各學校或出版機構來操作執行，教材傳授甚麼內容，倡導甚麼價值，體現着國家意識和方針政策，往往還代表社會的主流價值；且教科書的編纂和選用是經過嚴格的審查流程才得以問世，亦是教學者進行教學活動時惟一的官方參考資料（毛振明，2004）。鑑於馬來西亞不同源流的教育體系，教科書便是增進各族群間相互認識和了解的最有效載具。

迄今為止，有關教科書多元文化方面的分析已經積累了些許成果，其中社會學習領域教科書中的多元文化觀點最常受檢視（李茜，2008；莊明貞、潘志煌，2012；劉美慧、洪麗卿，2018）。其次，國語（王雅玄、黃嘉莘，2015）、數學（張維忠、孫慶括，2012）、自然科學領域教科書（熊同鑫，2013）都有部分研究成果，而基於體育教科書多元文化方面的探討則顯得相對遜色，且分析少有從多元文化議題的多層面進行，目前多半是從性別刻板印象或偏見角度來論述（陳永宏，2001；黃郁茹、陸偉明，2016）。另外，在研究結果的呈現上，多以量化數據支撐觀點，揭露教科書中兩性呈現的比例，並未針對書中圖像和文字深入剖析其所展現的社會本質意象。從教科書解讀的面向來看，族群多元、性別平衡和隱性課程意識形態探究是當下多元文化教育探討的主要議題，而對於身心障礙這類弱勢群體的融合教育卻始終未提上日程（郭又方等，2016）。就探討的內容而言，圖像（指圖片、照片或影像資料）和

內容分析是主要的研究方向，主要檢視書中存有的多元文化圖像和文字，以及它們所展現的意象能否反映出社會多元的本質（熊同鑫，2013）。本研究希望從族群多元、性別平衡和身心障礙學生的融合教育三個層面，採用圖像分析的量化數據佐以內容分析，檢視健體教科書中存在的多元文化內涵。

研究方法

教科書的選取

本研究所採用的馬來西亞華文版小一健體教科書是根據該國 2015 年課程標準編寫，共有三個版本：馬來文版、華文版和泰米爾文版（由馬來西亞課本局 *Biro Buku Tekes* 審定，馬來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The Malaya Press Sdn. Bhd.] 於 2016 年編撰出版）。該教科書中的多元文化內容以單元主題形式融入於主流文化的課程，每一主題下包含 1-8 個不等的活動項目，以圖片佐以少量文字表徵體育運動概念和健康知識，並配有鞏固、輔助、增廣三個遞進階段的遊戲活動強化教學內容，引導學童進行實際操練。為方便讀者閱讀，本研究選定華文版進行教科書分析。另考量馬來西亞屬多族群社會，華人並非該國主流群體，相較於以華人為主的國家和地區編纂的華文教科書，該華文教科書是由該國官方（主流群體）編寫後出版，期許透過分析其中的多元文化內涵，能看到不一樣的圖像。

教科書的分析方式

對性別圖像的分析是針對教科書主題內容中出現的教師和學生照片或繪圖內容，學生以個人圖像（繪圖內僅出現女性或男性圖像）和群體圖像（繪圖內同時出現兩性圖像）為單位，教師則僅以個人圖像為單位，分別進行性別圖像的次數計算和分析，再依據性別圖像出現的統計數據參照教科書的單元主題檢視兩者間的連結，進一步探討其內容背後的多元本質。

對族群多樣性圖像分析的定義是教科書內呈現有關學生的照片或繪圖內容，依據其髮飾、膚色等特點分為主流族群（馬來人）、非主流族群（華人和印度人）兩大類，計算圖片出現的次數並檢視其潛存的多元文化教育品質。該類目的次數統計則由兩位馬來西亞華裔學生共同完成；鑑於他們華裔的身分，對華文課本的閱讀並無語言上的障礙，又因他們從小在馬來西亞成長，更能準確辨認各族群的特徵。兩位學生的辨認結果最終經交互檢核後得以呈現。

對身心障礙學生的融合教育圖像的分析，主要檢視教科書內是否涵蓋身心障礙學生的照片或繪圖，是否有結合其個體特殊性進行融合教學。因目前市面上多數教科書中鮮少出現這類弱勢群體，因而對其圖像的分析主要採內容分析而不以次數統計。

研究結果與討論

性別

研究者依據教科書內出現師生個人圖像和群體圖像進行性別圖像的次數計算，如果一頁內容顯示有兩幅以上的單人繪圖且描繪的是同一人者統計為一次。

表一：師生性別角色比例

項目	學生角色				教師角色	
	個人圖像		群體圖像		個人圖像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次數	43	69	236	222	23	15
百分比	38%	62%	52%	48%	61%	39%

如表一所示，女生在單人圖像中出現 69 次，比男生出現的 43 次高出 24%；而在群體圖像中，男生出現的次數為 236 次，女生則出現了 222 次，在性別呈現比例上兩者僅存在 4% 的差異。就教師性別圖像而言，以男性教師畫面居多，共計出現 23 次，女性教師則出現了 15 次。

受傳統觀念影響，以往的健體教科書總會不同程度地透露出學生在體育運動項目上的性別領域暗示，如跳繩適合女生、男生擅長打籃球之類的刻板印象。檢視馬來西亞華文版小一健體教科書的性別圖像，卻呈現出不同於以往的景象。以第一單元「快樂的早晨」為例，書本第一頁出現的溜滑梯、紙飛機、盪鞦韆、丟接球等遊戲活動中，皆呈現男女生一起遊戲的情景；單元二「小型運動會」的圖像裏，男女生人數均勻地分配在賽跑、投球等競賽項目中，並沒有採取男女分組的方式進行，而是採男女混合模式（見圖一）。這舉措有助於消除性別刻板印象，使學生於團體活動中培養互助合作意識，從而增進彼此之間的交流及理解。因此，從學生性別圖像呈現的整體比例來看，打破了運動世界偏向男性的性別領域暗示，性別圖像的平衡感亦沒有受到單元主題內容影響而呈現出運動項目領域的刻板印象。

當性別與角色產生連結時，又呈現出另一番景象。同樣在「快樂的早晨」這一單元中，出現的童話人物「巨人」由男生扮演，而「美人魚」則由女生扮演（見圖二）。單元十五「互相尊重樂融融」中，媽媽的圖像出現在廚房烹飪的場景中，而爸爸則

圖一：學生體育運動的性別圖像



資料來源：馬來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蒙該公司惠允轉載。

圖二：學生角色扮演的性別圖像



資料來源：馬來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蒙該公司惠允轉載。

穿着襯衫西褲坐在沙發上一副剛下班回家的畫面；相應地，在接下來角色扮演的遊戲環節中，男生扮演的爸爸圖像旁被標記了一家之主的文字敘述，擔任掙錢養家的主要職責，是當下主流社會男主外、女主內意象的再現（見圖二）。同樣，在「藥怎麼用」這一主題活動上，書中醫生這一角色是以穿着白大褂戴着聽診器的男性形象呈現的，

而護士則是和藹親切的女性形象，通過這樣的畫面引導學生進行角色扮演來正確認識和使用藥品（見圖二）。這些性別圖像的呈現依舊符合傳統觀念對男女特性不同定義下的成規，未能擺脫性別在社會角色扮演過程中刻板印象的束縛，反之潛意識會加劇學生對於性別在社會角色扮演上的定勢思維。

就教師圖像而言，從統計數據上看男性教師出現的次數居多，但從教學活動分配上來看，並沒有特定性別與教學活動的捆綁現象。在個人性別圖像中，女教師的身影出現在球類運動中，而男教師亦會出現在非競技類項目中（見圖三）。因而，上述教師性別角色不平衡的數據並非是一種體育學科屬於男性的性別領域暗示，或許只是該國男女人口比例、學科就業等其他現實狀況在教科書中的真實呈現。

圖三：教師教學的性別圖像



資料來源：馬來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蒙該公司惠允轉載。

由此可見，性別圖像的呈現與體育運動項目之間並無刻板印象的束縛，而當它與健康知識關聯需以角色扮演的形式呈現知識內容時，潛在的主流意識觀念仍存在其中，給予學生委婉的性別暗示。教科書的內容免不了潛存教科書編輯者的主觀意象，而編輯者在撰寫時又遵循着社會主流乃至國家的價值取向。就社會性別角色在健康知識內容的呈現結果上看，女性多以家庭主婦或輔佐於男性的角色呈現。本研究發現可由 Chang（2007）的研究說明，雖並非如其所述女性是因過去男尊女卑的社會地位被排除在歷史和社會公共生活之外，但仍受困於主流社會男權制的傳統觀念。在馬來西亞，如今的女性普遍獲得了平等受教育的機會（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其社會地位亦有了一定的提升，而馬來西亞的勞動力市場仍以男性居多，這是由於半數以上女性在婚後選擇為了照顧家庭而主動放棄事業（段穎，2017）。就此而言，教科書中的健康知識內容更加貼近社會生活的現實，更容易透過其內容的呈現映射主流社會的意識。相比之下，性別圖像在呈現比例上的平衡感，或許是編輯者注意到性別議題而努力的結果。

族群

針對教科書的族群分析是根據兩位馬來西亞華裔學生的評定結果得出。鑑於伊斯蘭教是馬來西亞的國教，馬來人都是信奉穆斯林的族群，掌握着該國大部分政治權利，因而亦是該國的主流族群，相應地，華人和印度人則為非主流族群。族群的區分主要依據膚色、髮型和頭飾三類標準判斷。膚色方面，馬來人和印度人較為相近，比較暗沉，而華人膚色較前兩者更為白皙；頭飾方面，馬來女性最大的特點就是戴頭巾，比較容易辨識；至於髮型方面，印度男生的頭髮偏卷，馬來男生和華人男生頭髮比較順直。綜上所述，對於男生族群的判斷可依據頭髮帶卷、膚色較暗者為印度男生，頭髮不帶卷、膚色較暗為馬來男生，頭髮不帶卷、膚色較淺者為華人男生；女生族群的判斷上，頭上包有頭巾且膚色暗沉的為馬來女生，沒有頭飾且膚色較淺者為華人女生，其餘則為印度女生。

表二：馬來西亞主流族群與非主流族群比例

圖示	主流族群（馬來人）		非主流族群（印度人和華人）	
	男	女	男	女
次數	25	65	423	342
百分比	28%	72%	55%	45%
合計	90		765	
百分比	11%		89%	

如表二所示，主流族群的馬來人並非教科書中的主要圖像，只佔 11% 的比重，而非主流族群則佔 89%。或許單從教科書中族群圖像出現的次數和比例，即判斷教科書內族群的多元文化樣貌過於武斷，還需結合教學活動內容進一步檢視書內族群文化的平衡狀況。

以單元六「我愛休閒運動」為例，書內展現了跳房子、踢毽子、甩陀螺等各種華人傳統休閒運動，在另一頁又以整頁篇幅介紹馬來西亞傳統遊戲冲格，實則是一種給非主流族群了解主流族群體育文化的舉措（見圖四）。

同樣，在介紹健康及安全知識的主題單元，如「我上菜市場」教學活動中，戴頭巾的馬來婦女出現在菜市場的場景中；而在「勇敢說不」的教學環節，穿有印度傳統服飾的印度媽媽出現在醫院的特定情境中（見圖五）。該教科書根據各種特定的社會角色以不同族群圖像呈現出來，引導學生看見社會多元的樣貌。不能否認該教科書在對族群多元文化內容的編撰上有意強化多元族群的信息，然而這類圖像出現的次數不多且內容不夠全面，仍有強化的空間。

圖四：多元的族群文化



資料來源：馬來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蒙該公司惠允轉載。

圖五：多元的族群樣貌



資料來源：馬來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蒙該公司惠允轉載。

事實上，馬來西亞是新興民族國家，族群議題始終貫穿於重建國家秩序和完成社會整合的歷程中，但是不同族群對於建設多元文化的社會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想像：馬來人期望以「馬來人優先」為前提，促成各族群和諧的馬來西亞，亦即國家主義等同於馬來民族主義，即「馬來人的馬來西亞」；而其他族群（非馬來人）則希望將兩者區別開來，強調多元文化的族群和諧相處、共同發展，即「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段穎，2017）。就該書在各族群呈現比例上來看，其他族群出現次數遠高於馬來人；就教學活動內容的圖像分析結果來看，亦並非強化馬來人為主流群體圖像，這點與熊同鑫（2013）所論述的多元族群社會中課程發展的走向仍存在以主流文化為基礎的多元文化觀點相悖，亦不同於郭丁熒（2005）的研究發現實際的教學

傾向為學生提供優勢團體的課程和教材。雖然本研究採用的教科書與熊同鑫研究中選取的教科書皆由社會主流團體所編寫，有別於熊同鑫以主流學校教科書為研究素材，本研究所採的教科書主要用於非主流學校的教學，或許是考慮教科書適用群體和馬來西亞教育的特殊性，因此，本研究教科書在族群面向呈現了有別於熊同鑫所述的圖像。目前，族群問題仍是當下馬來西亞多元社會建設中敏感且尚待解決的重要問題，鑑於馬來西亞不同源流的教育體系，向非主流學校提供優勢團體的課程和教材，容易成為社會再製的工具（郭丁熒，2005），所以在此背景下並不可行。此外，因為馬來西亞政府希望藉助教科書來宣導多元的馬來社會，令各族群看見彼此以增進族群之間的文化認識和理解，因此本研究所採教科書的編輯者，在對非主流學校教科書的編寫中刻意突顯非主流族群在多元社會的地位，盡量避免以主流文化為基礎的多元文化觀點影響教科書內容。

融合教育

性別平衡和族群多元的議題內容出現在現代教科書中已經是普遍的趨勢，而納入身心障礙學生的圖像在教科書中卻是鳳毛麟角。該健體教科書中共有四幅圖像呈現了坐輪椅這類身心障礙學生的畫面，圖像中所呈現的亦是能夠避開他們身體缺陷且又能和普通學生進行互動的運動項目（見圖六）。就此而言，該教科書有符應融合教育的理念，從人性關懷的角度出發，對身心障礙學生在教學內容、方法和活動場地設計等方面都做出了適時的調整，幫助身心障礙學生適應主流教育。該教科書所呈現的普通學生與身心障礙學生其樂融融的畫面，與尚憶薇、徐偉庭（2015）研究中所闡述的身心障礙學生多處於「隨班觀課」的隨意安置狀態，甚至不參與體育活動的現象截然不同。

圖六：身心障礙學生的融合教育



資料來源：馬來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蒙該公司惠允轉載。

回顧馬來西亞有關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政策，起初是為該群體設立特殊學校（special school）提供專門且適性化的課程教學（Nasir & Efendi, 2017）。隨後，根據2013–2025 國家教育發展大藍圖（Malaysia Education Blueprint）積極推廣融合教育的舉措，馬來西亞教育部通過改善學校的無障礙設施、提供師資培訓、為特殊學生制定個人成長計劃等措施，希望令更多身心障礙學生回歸主流教育中。事實上，身心障礙學生進入一般學校就讀，仍需先滿足教育部入學準備清單中所設定的某些不便標準（uneasy criteria），不符合條件者仍將在一般學校的特殊教室接受教育（Ministry of Education Malaysia, 2013）。然而，學校在執行教育政策的過程中仍存在對該理念的一些誤解，習慣於將特殊學生和普通學生「區隔」開來，單獨設立特殊班級為他們授課；換言之，特殊學生更像是為符應融合教育理念被整合進主流教育而非自然融入（Nasir & Efendi, 2017）。該教科書為融合教育的正確實施做了良好的示範。或許因為馬來西亞實施融合教育的時間不算太長，目前對於該板塊內容的編纂工作仍處於探索初階，因而內容呈現上略顯空洞。但融合教育理念在該教科書中的展現亦映射出馬來西亞教育部對促進身心障礙學生回歸主流教育的重視。畢竟，教科書在一定程度上仍擺脫不了國家意識的體現。

研究結論與建議

結 論

針對該健體教科書的研究發現，從數量比例分析，在學生性別圖像呈現上，女生圖像多於男生；而在教師性別圖像呈現上，男性教師多於女性。但從內容分析來看，學生性別圖像在與體育運動項目發生關聯時並沒有存在運動項目上的潛在性別暗示，而當與健康知識主題連結產生社會角色扮演時，性別刻板印象仍然存在於教科書內，影響學生的性別意識；教師性別的圖像雖在男女比例上看似存在男性領域在體育學科的性別暗示，從實際教學活動項目的分配上卻去除了性別的刻板印象。由此可見，編輯者在教科書編撰過程中試圖維持性別圖像的平衡感，但不乏又受主流價值觀的影響，在更貼近社會生活現實的健康知識內容板塊仍透露出一些社會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

從馬來西亞該國的人口構成來看，主要由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和佔比僅 1% 的其他族群組成，教科書在族群圖像上基本還原了該國族群多元的現實樣貌。在族群圖像的呈現比例上，編輯者着重突顯非主流族群在多元社會的地位，並非以主流馬來族群文化為基礎的多元文化觀點放進教科書內。然而，該教科書在多元族群內容上的呈現顯得略有不足，仍有更多討論的空間。

檢視該健體教科書，其最大的亮點在於將身心障礙這類特殊群體納入普通學生的主流中，有欲展現馬來西亞着手融合教育的事實。或許因當下融合教育實施時間短暫，編輯者仍在探索如何豐富該特殊群體在教科書內的呈現方式和內容，因而身心障礙學生在圖像呈現的比例和內容上仍不夠具體細緻。但該教科書對於融合教育的正確落實不乏為一個良好的範本。

健體教科書因其特殊的課程性質，在內容分析上存有一定局限，教科書內多元文化內容多半依賴於圖像分析。再者，教科書的編撰者本身就隸屬於特定的族群，受一定族群文化影響，因而在教科書內容上必定會添加自己的意識形態，只是着墨多少的問題（劉美慧、洪麗卿，2018）。這亦是為甚麼教科書在試圖呈現多元文化樣貌的時候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社會的某種刻板印象。

建議

教科書多元文化的內容並非只是在性別、族群等圖像呈現比例上維持平衡，而應在內容安排上，非主流族群和主流族群可互為主體，以單元主題或議題為核心，透過不同族群文化的觀點來統整和論述課程單元內容。其次，主題內容的呈現不應只停留在引導學生看見社會多元的樣貌，更應幫助學生用批判的視角，檢視其多元圖像和文字背後所欲傳達的文化意涵。因此，教科書編輯者需對多元文化有全面的理解和詮釋，以免造成族群文化在知識體系上被負面呈現或內容上的斷章取義。目前，融合教育自推動以來，其理念和身心障礙學生在主流教育中的現狀並未在教科書內容上得到廣泛呈現，建議後續有關教科書的相關研究發現和理論成果能得到教學教材所採用，以達到研究和實務應用的有效結合，同時提升多元文化教育實施的品質。此外，現階段教科書的多元文化內涵檢視多半是基於 Banks（2013）的六大多元文化分析類目，該分類是針對美國的多元文化狀況所提出，然而馬來西亞或是其他多元族群的社會都有着自身的獨特性，希望未來有關教科書多元文化的分析能夠建立各自適合的分析框架，更加聚焦於探究本國（地區）多元文化的內涵；同時亦建議未來的教科書研究多做不同版本的比較，如馬來西亞華文健體教科書和大陸中文健體教科書，以不同視角來檢視該領域的多元文化圖像。

值得肯定的是該健體教科書有關族群和身心障礙學生議題類目的撰寫。儘管馬來西亞現實社會存有以「馬來人優先」的族群意識，但教科書在內容呈現上卻盡量避免這類主流意識滲入其中；同樣，現實中學校對融合教育理念存有一定誤解，身心障礙學生在一般學校被「區隔」對待，但教科書在內容呈現上卻是以適性的教學設計令身心障礙學生和普通學生一同進行體育活動。作者給予教科書在今後族群和身心障礙學生議題類目編纂的建議是：教科書的編寫應立基於以維繫族群間和諧發展的多元文化觀點來呈現多元文化的族群樣貌，不應過多強化主流族群的思想意識；身心障礙

學生理應與普通學生一樣受到同等對待，教科書中應當呈現正確的融合教育理念才能用來指導現實的教學。該教科書惟一不足之處在於有關性別議題的撰寫，儘管編輯者有意維持性別圖像在呈現比例上的平衡，而與健康知識相關的性別圖像在呈現內容上仍未擺脫男權制觀念的束縛，建議後續教科書在編寫時應從圖像呈現比例和內容上打破性別的刻板印象，從平權的角度編寫有關多元文化的性別圖像。

鳴謝

本文作者感謝主編和匿名審查者的寶貴意見，使本文品質得以提升。此外，作者亦要感謝馬來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The Malaya Press Sdn. Bhd.）授權於本文轉載其教科書的圖片（即本文圖一至圖六）。

參考文獻

- 毛振明（2004）。〈體育教科書的功能與用途〉。《體育學刊》，第 11 卷第 1 期，頁 96-98。
- 王世英、鍾蔚起、陳麗珠（2005）。《臺灣地區背景不利者社會流動影響因素及相關教育政策成效之研究》。國立教育資料館。
- 王雅玄、黃嘉莘（2015）。〈誰有多元文化文本？臺灣與香港國語教科書之文本比較〉。《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第 15 卷第 2 期，頁 45-84。https://doi.org/10.3966/168020042015121502002
- 何曉芳（2005）。〈艾麗斯·楊的多元文化主義公民資格觀與公民教育觀探析〉。《比較教育研究》，第 26 卷第 2 期，頁 13-17。
- 李茜（2008）。〈美國社會科教科書中的多元文化教育視角——以美國哈特·米福林版小學社會科教科書為例〉。《遵義師範學院學報》，第 10 卷第 2 期，頁 57-60。
- 杜綱（2007）。〈美國多元文化教育五十年：回顧與前瞻〉。《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3 卷第 2 期，頁 147-150。
- 尚憶薇、徐偉庭（2015）。〈融合式體育課程中身心障礙學生無動機之教學策略〉。《大專體育》，第 133 期，頁 1-6。
- 林月仙（2006）。〈以童書為媒介提升身心障礙兒童入學準備能力之成效分析〉。《特殊教育研究學報》，第 31 期，頁 1-22。
- 段穎（2017）。〈馬來西亞的多元文化、國家建設與族群政治〉。《思想戰線》，第 43 卷第 5 期，頁 59-67。
- 徐雄傑、曾妮、紀進（2004）。〈多元文化教育理念與學校改革〉。《武漢體育學院學報》，第 38 卷第 1 期，頁 27-28。
- 馬來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6）。《一年級體育與健康教育》。馬來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張維忠、孫慶括（2012）。〈多元文化視野下的數學教科書編制問題芻議〉。《全球教育展望》，第7期，頁84–90。
- 張蓓莉（2009）。〈臺灣的融合教育〉。《中等教育》，第60卷第4期，頁8–18。
- 莊明貞、潘志煌（2012）。〈從多元文化觀點論教科書研究的發展趨勢〉。載國家教育研究院（主編），《開卷有益：教科書回顧與前瞻》（頁583–618）。高等教育出版社。
- 郭丁癸（2005）。〈「為何我們如此相近，卻又如此不同？」——從批判教學論談「關注差異」之教學文化〉。《課程與教學季刊》，第8卷第3期，頁41–54。https://doi.org/10.6384/CIQ.200507.0041
- 郭又方、林坤燦、曾米嵐（2016）。〈臺灣融合教育的實施與展望〉。《東華特教》，第56期，頁1–9。
- 陳永宏（2001）。〈檢視小學體育教科書中的性別偏見現象〉。《中華體育季刊》，第15卷第3期，頁99–105。https://doi.org/10.6223/qcpe.1503.200112.2014
- 陳炫任、曾大千（2011）。〈從多元文化教育理念論弱勢者教育之法制內涵〉。《教育與多元文化研究期刊》，第4期，頁1–34。
- 陸秀雲、汪曉贊（2011）。〈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體育教學——基於美國 SPARK 課程的分析〉。《體育師友》，第34卷第3期，頁50–51。
- 黃郁茹、陸偉明（2016）。〈檢視教科書圖片人物的性別與身體體型：國中健康與體育領域〉。《教育研究學報》，第50卷第1期，頁23–42。https://doi.org/10.3966/199044282016045001002
- 熊同鑫（2013）。〈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科書中的多元文化圖像〉。《教科書研究》，第6卷第3期，頁35–57。
- 劉美慧（2012）。〈多元文化教育的基本概念〉。載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編），《多元文化教育》（頁1–40）。高等教育出版社。
- 劉美慧、洪麗卿（2018）。〈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多元文化議題之分析〉。《教科書研究》，第11卷第2期，頁1–25。
- Ali, G., & Khan, L. A. (2012). Language and construction of gender: A feminist critique of SMS discourse. *British Journal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4(2), 342–360.
- Banks, J. A. (2013).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goals. In J. A. Banks & C. A. M. Banks (Eds.),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8th ed., pp. 3–31). John Wiley & Sons.
- Banks, J. A. (2018). *An introduction to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Pearson.
- Bernama. (2019, July 15). Malaysia's population is now estimated to be 32.6 million. *New Straits Times*. Retrieved August 21, 2020, from https://www.nst.com.my/news/nation/2019/07/504559/malysias-population-now-estimated-be-326-million
- Brown, G. K. (2007). Making ethnic citizens: The politics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 in Malay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7(3), 318–330. https://doi.org/10.1016/j.ijedudev.2006.12.002
- Chang, Y. K. (2007). Masculine stratification in the school field: Moral panic, queerness, and the crisis of masculinity. *Taiwan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1), 147–189.

- Cheah, B. K. (2003). Ethnicity, politics, and history textbook controversies in Malaysia. *American Asian Review*, 21(4), 229–252.
- Cheng, K. K. Y., & Beigi, A. B. (2011). Addressing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school textbooks. *Disability and Society*, 26(2), 239–242. <https://doi.org/10.1080/09687599.2011.544063>
- Cobern, W. W., & Loving, C. C. (2001). Defining “science”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Implications for science education. *Science Education*, 85(1), 50–67. [https://doi.org/10.1002/1098-237X\(200101\)85:1%3C50::AID-SCE5%3E3.0.CO;2-G](https://doi.org/10.1002/1098-237X(200101)85:1%3C50::AID-SCE5%3E3.0.CO;2-G)
- Ibrahim, R. (2007). Multiculturalism and education in Malaysia. *Culture and Religion*, 8(2), 155–167. <https://doi.org/10.1080/14755610701424024>
- Ministry of Education Malaysia. (2013). *Malaysia education blueprint 2013–2025 (Preschool to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https://www.moe.gov.my/menumedia/media-cetak/penerbitan/dasar/1207-malaysia-education-blueprint-2013-2025/file>
- Nasir, M. N. A., & Efendi, A. N. A. E. (2017). Special education for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in Malaysia: Progress and obstacles. *Geografia: Malaysian Journal of Society and Space*, 12(10), 78–87.
- Sleeter, C. E., & Grant, C. A. (2008). *Making choices for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Five approaches to race, class, and gender*. John Wiley & Sons.

Textbook Analysis of Multicultural Content: Using a Chinese Version of Phys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 Textbook for Malaysian First-Grade Students as Example

Yu SUN, Pengchew LIM, & Tzu-Hua WANG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multicultural content of a phys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 textbook for Malaysian first-grad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ender equality, ethnic diversity, and inclusive education.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was adopted to analyze the multicultural content of the book, aiming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First,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textbook deliberately maintained a quantitative balance in the arrangement of gender images. In terms of content presentation, images related to sport events exhibited no gender bias, whereas images related to health knowledge exhibited a certain degree of gender stereotypes. Second, the textbook basically presented the social reality of Malaysia's diverse ethnic groups and highlighted the proportion of images depicting non-mainstream ethnic groups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However, discussions on the contents of ethnic groups were insufficient. Third, although few images and little content depicted disabled students, the inclusion of images of such students was a good exampl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clusive education.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ha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 the presentation of diverse ethnic groups in the textbook's conten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multicultural view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mong ethnic groups, and overemphasizing the mainstream group's ideology should be avoided; (b)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clusive educ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idea that disabled students should be treated the same as non-disabled students; (c) gender content should be writt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equality, thus eliminating gender stereotypes in terms of image proportion and content presentation.

Keywords: multicultural; phys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 textbook; textbook analysis

SUN, Yu (孫瑜) is a doctoral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Learning Techn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LIM, Pengchew (林炳洲) is a doctoral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Learning Techn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WANG, Tzu-Hua (王子華) is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Learning Techn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